

老家的礼节

云儿

多年前，老家的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，规划中正好绕过了我们那一片，老屋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，但四周日渐荒芜，杂草丛生。父亲想在老家的山坡上种树，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她说八十多岁的人，哪有那个精力？把树种下去容易，后期谁来管理？这确实是关键。父亲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后来和堂叔聊起此事，堂叔二话不说，一口答应后期他来负责打理。

堂叔是村民组组长。他征询了方方面面的意见，多次磋商后，决定种植柏树，因为它四季常青。父亲挑选了一种1米2高的树苗，日后不会长太高，不会遮挡过往行人及司机的视线。

去年冬至后不久，父亲把树苗送回老家，交给了堂叔。堂婶像往常一样，拽着我的胳膊，咿咿呀呀地说着。她小时候发烧，没有及时医治，烧坏了嗓子，从此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发出“啊啊”的声音。每次见我，都要说上一通，我听不懂，只能一直微笑。这回堂婶好像很生气，眼睛一直沉下去，嘴里不停地咕咕着，手在空中划来划去的。就在我不知如何劝慰她时，她忽然雨后天晴，笑成了向日葵，从房间里拿出一只手机，我的心莫名地跳了一下。只见她熟练地划拉着，从相册里找到她的宝贝孙子和孙女。她指着孙子，和自己比划着身高，伸出一只手；又指着孙女，和自己比划着身高，做出一个“八”字的手势。我说有两个宝宝了啊，真好！她用手做出一个“OK”，又指指自己的肚子。我不解其意，堂叔拉过她，掸去她肩上的一块浮灰说，媳妇怀了三宝，犹豫着要不要，工作实在忙，她倒好，拍着胸脯她能带。

“你堂婶今年60大寿，媳妇孝顺，知道她喜欢存孩子们的照片和视频，特意给她换了新手机；女儿给她买了一只金镯子。”堂叔说。堂婶朗朗地笑着，把右手上的镯子往我面前一伸，金灿灿的。“今年结婚38周年，我给她买了戒指。一直亏欠她，跟着我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不容易”。堂婶有点娇羞地让我看她左手上的戒指，有点分量。我一直觉得戴这些东西太过招摇，甚至有点俗气，但这一刻，我觉得堂婶的炫耀和满足是一种幸福！

父亲去看堂叔时，像往年一样，依旧带着四只苹果、一块丰糕，还有一些上好的点心。我建议父亲提高档次，因为今非昔比，这些东西都摆不上桌面了，可父亲说东西不在贵重，苹果代表着四季平安，丰糕代表着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点心代表着一家人甜甜蜜蜜。

我听了，觉得有意思，这是老一辈的人特有的礼数。父亲临走时，堂叔拿出一些鸡蛋和山粉之类的让他带上。父亲和他拉扯一番，最终还是带上了。父亲说，拉一下，也是礼节啊。



1980年代，与鼇头渚隔湖相望的太湖饭店作为涉外宾馆，坐落在一个极为阔大的园林风景区内，湖山掩映，夏日更是红荷与白荷的天下。只是，要见到“叶上初阳千宿雨、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或者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美景并不容易，因为饭店当时并不向普通百姓开放，需要一定的级别才能入住。

这一年，我高考结束，宅在家中，某一天，邻居秦梅叩窗唤我：不想去太湖饭店看荷花？想去的话，赶紧让你妈妈在缝纫机上缝一对袖套，明天早上5点半出发。

偶然的机，秦梅找到了一条进入太湖饭店的路径：去挖藕女工。她特叮嘱我说，同去的姐姐很有经验，她说穿上组织者提供的防水连身裤，闷气得很，因此，最好穿一条西装短裤去。挖藕时，整条胳膊上都将沾上淤泥，反复地洗去这些淤泥，胳膊上的汗毛与角质层都会被搓去，再一挨晒，火辣辣地疼。所以，只要出水，就要戴上防晒袖套。

组织者开上一辆老式公交车带我们去。到了地方，每个女孩都找一个背阴处，穿上防水连身裤，戴上宽檐草帽，像笨拙的企鹅一样下了水。领头的姐姐让我们细心观察：贴近湖岸的荷叶出水已经有

通往荷香的隐秘小径

明前茶

半人高，荷花有的已经开始凋谢、莲蓬结起；而远处的荷叶才出水一尺高。这不仅是因为近岸处水浅，也是因为这里的淤泥更深，营养更丰富。因此，找寻第一批莲藕不必蹚水到深处。

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如何依据荷叶的朝向判定莲藕的位置，如何用脚背去试探莲藕的走向，如何弯下腰去，冒着鼻孔吸入湖水的风险将藕小心挖出，都是问题。我从来没有这样贴近一枝荷花，面颊几乎能触到荷花丝绸般的质感。而高举出水的荷叶散发着脉脉的清香，撒一点点水上去，由于荷叶自身表面张力的作用，霎时形成了球形水珠，水珠如琳琅的珠玉，在荷叶上滚动，如果将荷叶向一边儿稍稍倾斜，巨大的荷叶就如同一盏酒杯，盛装着令人心醉的美酒。它是满的，又几乎是空的。我嗅闻这无形的气息，肺腑间突然注满了阴凉。秦梅摸出一枝藕来，高举过头顶，不顾泥水从小臂一直流到腋

下，开心大笑：“瞧我这藕，白嫩又俊俏，今日可排第一。”就在挖藕时，领头的姐姐才告诉我们：荷花有几根雌蕊，一只莲蓬结起后，莲子就有几颗。

我们挖出一担又一担的藕，汗流浹背，头发都粘在脑门上。两点钟，终于采够了应有的数量，大家赶紧脱下连身裤，赤着脚，把长长的莲藕在湖水中洗净。一阵风来，荷花像群舞演员一样向一个方向踮起脚尖，荷香就像平行时空的游鱼，甩着尾鳍，时而淡远，时而浓烈。最后，我们洗净了脚上的泥浆，每个人都以一片硕大的荷叶遮阳，吃起组织者提供的饭团与西瓜。领头姐姐感叹说：这里住店的客人，都不见得能像咱们一样，能深入荷花深处，被蹚跳的青蛙吓一跳呢。

她的意思我明白：进入好风景、好生活向来有很多条路，出力流汗看似是一条窄路，可一样走得通。想明白这一点，一个人的眼界就开阔了，心态就豁达了。

比翼
张健
摄

明月照沟渠

方桂红

“双抢”时节，为了应对生产队里的农活，大家起早贪黑、手不歇脚不停，就像风追赶着云，疲于奔命。都是大人的事。整个暑假，无人管束的孩子像放飞的鸟儿，自己寻伴，自己找乐。

太阳像火球一样散发着热气，无处藏身的孩子撒着欢地往沟渠跑。水渠有四个暗涵洞，源头是山泉水。这条横贯村庄的沟渠，像被施了魔法，冬暖夏凉。彼时，游击战、地道战之类的影片正是火热，打鬼子游戏让孩子乐此不疲，一人多高的涵洞是现成的“地道”，“子弹”唾手可得，大的石头为“手榴弹”，小的是“子弹”。孩子没有性别之分，却有敌我之别，争来争去，谁也不愿当敌人，人人兜里揣着、手里握着“子弹”，听从指挥，沿三百多米长的渠道，穿越一个又一个涵洞，或急或缓，谨慎地朝前方虚无的假想敌挺近。迂回数次多了，累了，便开始捉螃蟹，将大石头扳开，下面

总有一个或两个螃蟹，捉到身怀蟹卵的母蟹，就悄悄放生，倘若遇到公蟹，便视作潜伏的“敌人”，用重火力“射击”；倘若捉到鱼虾，哪怕只一条小鱼，也会晒干带回家。

远山如黛，星辰寥寥。夏天的夜让人陶醉，更让人期待。男人和孩子洗过澡后，急急将凉床搬到晒场，或躺或坐，悠闲自在。晒场上的风依然很热，但男人和孩子们笑语喧哗。女人们正往沟渠跑。沟渠的夏夜，热闹是属于女人。沟壁石缝里，总会有人插上一根点燃的葵花杆，将沟渠照得影影绰绰，每一块洗衣石前都蹲有女人，她们的身边都是满桶的衣服和装有豆角、茄子、辣椒之类的竹篮。女人确实有着与生俱来的韧性和贤惠，白天，她们和男人一道出工，割稻插秧从不含糊，晚上，仍顾及一家老小衣服的清洗以及次日餐桌菜蔬的预备。许是天黑的缘故，沟渠里的她们，比白天更为活跃，说笑声、棒槌声，此起彼伏，聊的尽是白天

田间趣事，或相互打趣，偶尔也爆出几句粗话。夜深了些，沟渠少了声响，细听，却有私语窃窃，原来，两个闺蜜在聊知心话，偶被棒槌声打断，棒槌声停，细语再起。

那年夏夜，睡梦中，迷糊听到屋外“涨水了涨水了”的叫喊，惊醒，急忙下床，“噔”，双脚踩入水中，摸索点灯，发现水已进家，深至小腿肚，两只鞋像小船，正在水中荡漾。次日，那间建在沟渠涵洞上的土墙屋倒塌了。大人们说，沟渠源头有三处“翻蛟”，是三条“蛟龙”作浪，洪水凶猛，泥石流将沟谷抬高，水漫涵洞，房屋冲塌了。幸好房屋主人宋叔提前离开，但家中物件被水冲走，有的被压在泥浆里。

渐趋衰老的妈妈，越来越害怕“涨水”，害怕雨天沟渠里的水漫进屋。每年雨季来临前，我都备足沙袋，放在屋后门边。沙袋作用甚微，却可以缓解暴雨带给妈妈的恐慌。侥幸的是，沟渠似乎很有灵性，那么多年，水再也没漫上来过。妈妈说，大概是现在不砍柴不开荒，源头植被好了，就不再“翻蛟”，再加上泥石不入渠，沟底深些，水更通畅了。细看，倒真有几处谷已见底，石壁显露呢。